

改變不了的事實，錯不在人，  
不在感情，只在時間早晚。

# 多情無悔

泉湧靈思  
極致真情

沈奕





# 多情無悔

小說族叢書  
228

沈  
奕著

 希代書版集團

希代書版有限公司發行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多情無悔／沈奕著．——第1版．——  
— 臺北市：希代，1994[民83]  
面；公分．——（小說族叢書  
；228）  
ISBN 957-544-683-6(平裝)

857.7

83000646

## 多情無悔

作者：沈奕  
發行人：朱寶龍  
行政總編輯：林淑華  
執行主編：杜秀卿  
出版者：希代書版有限公司／出版／發行  
社址：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13巷25弄29號1F  
聯絡地址：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174巷15號10F  
電話：7911197·7918621  
電傳：出版部／編輯部 7955824 營業部／發行部 7955825  
郵撥：0017944-1

排 版：伊甸殘障福利事業基金會附設企業部  
電話／(02)7634465 傳真／(02)7624575

1994年3月第1版第1刷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0779號

本公司法律顧問：梁開天律師、蕭雄淋律師、李永然律師

· 本書遇有缺頁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

有著作權·翻印必究

ISBN 957-544-683-6

本書禁止出租，否則進行法律訴訟

※本著作物經著作人授權發行，包含繁體字、簡體字。凡本著作物任何圖片、文字及其他內容，均不得擅自重製、仿製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，否則一經查獲，必定追究到底，絕不寬貸。

Printed in Taiwan

逝去的愛

褪色的情

與其玉石俱焚

不如嘗試原諒

畢竟我們 曾經相愛



## 問情

沈奕

埋首努力捕捉每分細微的靈感，只怕稍縱即逝，苦思再苦思、鑽研再鑽研；終於，透過層層抽絲剝繭，書中人的愛恨情仇、悲歡交織，逐漸一一跳脫而出。奈何，行筆其間，剝覺感觸萬千。

婚外情，當這三個字使聽聞者產生幾乎麻木的熟悉感時，整體社會秩序的驅動，是向前？或向後？是先進？或退步？是如同西方國家隨遇而安的男歡女愛？或像中國古代舊制理所當然的三妻四妾？

結果，什麼都不是。

開誠布公的三人和平會議，卻也戲劇性的挑起風雲變色，甚至大動干戈；瀟灑揮揮衣袖，不帶走一片雲彩的烏托邦美景，永遠只能是寫在紙上的詩。

別以為誇張了，翻開社會新聞版面，鐵證歷歷。

朋友問道：既已是個氾濫充斥的題材，何故擇之？

我笑說：情愛流傳，無拘形式、無拘時空，千古不朽。

順應局勢也好、冷眼觀瞻也好，畢竟——

癡情，負情，僅以一線相隔。

何人癡情？何人負情？問天，問地，問世間芸芸眾生。

凡事有喜有悲，悲卻反射喜的難能可貴。

我只想说：懷抱心中情，處處皆有情。

## 第一章

今年夏天實在熱得教人難受，即使已近午夜十二點，瀰漫在四周的空氣仍然又膩又悶。原本就已擁擠的城市，早就無法提供年輕人太多玩樂的場所，尤其是這天氣、這時間，誰還有興致從事戶外活動？

很自然的，pub生意開始好起來了。在不太多的選擇之中，偶爾到pub小坐片刻，或淺酌、聊天、欣賞表演，甚至——別有目的？無論如何，它總是許多夜貓子排遣夜生活的方之一。

此刻，正是夜的序幕，但對某些人而言，現在並不晚。

推開一扇不算寬敞的木門，不容置疑，竄入耳際的一定是幾乎石破天驚、聲震林木的演奏；混和著低啞卻乾淨、還帶著一絲冷冷的男音——冷？會出現在這麼「熱」的地方？也說不上來，歌聲是一種感覺、一種情緒，因人而異。



屋內滿滿的人潮，使得氣氛更加高亢；D.J.裏該有的標準配備：昏暗的燈光、故作紊亂、怪異以提昇所謂高格調、高品味的裝潢，以及各式對年輕人而言可象徵「成熟」的煙、酒，最後再加上時髦、新潮、不倫不類的西式作風，整體集矛盾、曖昧於一身的一個社交圈，卻又意外的讓人覺得自然。或許，物以類聚吧！否則人家生意怎麼做下去？

小小的舞臺上，成爲室內最明亮的地方。全部投射燈凝聚一處，其實是教人不舒服的；很熱、很煩，雖然他正唱著歌，雖然他是個焦點，但他臉上並無太明顯的表情，甚至閉著雙眼。光線刺眼？培養情緒？誰知道！反正不重要，這只是一份工作。況且，又有多少人真心聽他唱歌？他們喜歡的、想看的，無非是他的人而已。

來D.J.的人多半如此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不是嗎？似乎總有些悄悄的、殷切的目光環繞在污濁的空氣之間，像在搜尋什麼……到底搜尋什麼？恐怕只有眼睛的主人知道了。

但，今天這些目光卻帶著以往不曾有的驚訝、疑問。

是的，是這女孩，一個亮麗的單身女孩。她從一進門開始，便著著實實的吸引了這些人的目光。

自然，她是與眾不同的，她甚至——美得逼人、不真實。她臉上化著濃濃的妝，讓人看不出實際年齡，反正，靠著這種神奇的產品，二十歲和三十歲並沒太大差別；更何況，她的引人之處不只是那張臉蛋，所有的眼光還不約而同的聚集在那緊緊裹住豐滿身軀的黑色套裝，接著是短得不能再短的窄裙下，毫無保留的露出一雙均勻、修長的腿。她是模特兒？電

影明星？

她沉靜的站在台階上等候服務生帶領入座，沒有笑容、沒有表情，彷彿一尊雕像，然後優雅的走下來。絕不誇張，鄰座的賓客全屏息的注視著她——這像女王的女兒是誰？她的孤獨、淡漠可以說與這裏格格不入，而且怎麼只有自己一人？漂亮的女孩落單，總是會招惹些麻煩吧！

就在服務生瞪著又大又圓的眼睛之下，她要了一瓶XO。XO！她竟然要一整瓶XO！誰會在這種地方叫一瓶XO？更何況還是個女孩子。幾乎是同時的，她從皮包裏拿了幾張鈔票塞進服務生手中，便揮揮手示意他離去。

服務生呆怔一下，才慌張的走向吧台。這是小費吧！他難掩興奮之情，手裏握著的是五張千元大鈔啊！這麼慷慨的年輕小姐，她今晚可能是中獎？或贏了大把賭金？若天天有這樣的客人，那小小一名服務生賺錢就比老闆輕鬆了。

酒才一上桌，只見她斟滿酒杯，便一飲而盡。之後，是一杯接一杯。天哪！XO能這麼喝？她當開水止渴似的。很快的，酒只剩半瓶。模糊的燈光下已看得出她酡紅的雙頰，原本那對動人的眼眸也開始朦朧、無神了。

她停止喝酒，手中仍握著酒杯。怎麼回事？她好像突然失去意識、渾身毫無知覺？否則，怎會像這樣，動也不動的杵上大半天？彷彿與這裏完全隔絕了。

這女孩——受了刺激？所以藉酒澆愁？無論如何，她的模樣算不上正常。四周漸漸有人

評頭論足、交頭接耳；當然，是針對她。

她豈會在乎呢？她根本當 DJ 裏每個人都是隱形的。不過，也沒暫停太久，她又喝起酒來了；她真是海量！一般普通女孩沒人像她這麼酗酒的，難道她從事特種營業？不，不像，完全不像，以她剛才進門的光芒四射、沉穩氣度，恐怕也不是裝模作樣就能流露出來的。

那她是任性的富家千金，和男朋友吵架了？所以賭氣跑來這裏發洩？有錢人眼中總是只有自我，不怎麼考慮別人，也不會去想到其他什麼的，這女孩就是如此吧！種種揣測，更加令她顯得神祕。

她又揮手招來服務生，不知說了什麼。這樣的女孩看來也不可能鬧事，然而，她的反常卻很教人擔心。到底這裏是娛樂場所，免不了總會有些心術不正、另有圖謀的男客，誰知道他們眼看一個迷人、性感的女孩醉得幾乎神智不清時，會採取怎樣的行動？

乍時，舞臺上的燈光滅了，室內也愈顯得暗淡。合唱團表演結束，接著是 DJ 播放較為抒情的音樂。

◆ ◆ ◆  
三兩步的衝向吧台，禹恆要了一大杯冰開水，咕嚕的一口氣喝了精光。這是他的習慣，演唱中途他不喝水的。

隱約中，背後似乎有些女孩在竊竊私語，她們笑著、低嚷著，興致高張極了。

他知道，她們在「說」他；不過，他全當沒聽見。誰都曉得，這裏有一半的女客是衝著他禹恆來的。

衝著他什麼？其實，女孩們還能衝著他什麼？英挺、漂亮的五官就是他最醒目的標誌了，很少有男孩子像他這樣秀氣的輪廓；更特別的是他眉清目秀的自然，不帶一絲娘娘腔。也許是因爲一百八十五公分高大、結實的體格，使他看來只有絕對的陽剛、男子氣概以及自信。

除此之外，他真的很特別，在這樣的場合工作了兩年，他竟能煙、酒不沾，二十五歲的男孩啊！即使這不表示清高絕俗，但也的確難得。或許有人以爲他是怕煙酒損害嗓音。他不屑的笑笑，憑什麼要他爲工作犧牲？更何況這只是份零工、過渡時期，難不成教他唱一輩子？他的不抽煙，沒有任何理由。

女孩們就是喜歡他那股毫不在乎、漫不經心的灑脫；他像個聚光體，不論出現在各式場合，總能緊緊捉住多數人的目光。

可能是習以爲常吧！他根本無視於這一切……pub裏的一切，包括客人的掌聲、女孩的崇拜，甚至前些日子還有唱片公司製作人希望能和他簽約。說真話，這些都令他覺得厭煩。

要他當歌星，學人家在電視上嬉笑怒罵？成天像個精裝布偶、超級完人，然後在一大羣無知的歌迷們面前扮天真？哼！二十幾歲的大男孩了，還天真？偏偏就有人肯相信，還信得

死心塌地呢！可笑！

憑他禹恆——怎甘心只是如此？那他十八歲高中畢業時，就好準備去當歌星了，何必捱完兩年兵役後，又辛辛苦苦的重考大學；甚至打算將來出國深造……是啊！他不可能安於現狀的，很多事他都想到了；前途、成就，他重視的只有這些。所以，現在只是過渡時期，他沒有好的家世背景，一切都得靠自己。

老闆東尼走向他，和他討論下週預計調動的演唱時間。才說不上兩句，一位服務生突然冒失的打斷他們談話。

「禹恆，你去一下三桌好嗎？」服務生為難的說：「那小姐……一直嚷著要你過去。」他皺皺眉，微昂起頭望向三桌。燈光很暗，他只隱約看見是個長髮的女孩。「我認識她嗎？」他冷哼。

「我當然先替你擋過了。」服務生連忙不安的解釋。「可是她一直說要找剛才在台上唱歌的人過來，我講的話，她一句也聽不進去……」

「台上唱歌的人！」這女孩可真無禮，他可是有名有姓的。看來，他們非但不認識，而且還陌生得很。他仍然搖頭。「去告訴她，沒空！」

「可是……」服務生這下可慌了，急得雙手亂舞。「可是我……我已經……」禹恆瞥見了他手裏緊抓的鈔票，不由得挑高眉毛。「你已經收下小費，是嗎？」  
「唉！我……唉！她硬塞給我……」

「收得好勉強啊！」他諷刺的說：「如果你同時收了十桌的小費，我是不是該去練分身術？」

服務生漲紅著臉，手足無措的垂下頭。誰不知道禹恆的脾氣？他早料到會挨罵，但那女孩一次掏了三張千元大鈔，只要他過來叫一聲禹恆。他一整晚服侍客人，站得兩腿發痠，不過才幾百塊錢，和那三千元比較起來，被禹恆罵幾句也值得。

一旁的東尼揮揮手，示意他先離開。「我覺得你過去看看也好。」東尼一手支著下巴說。

「你……」東尼向來知道他的，他沒料到東尼竟會如此說。

「聽我說完。」他拍拍他的肩膀。「這女孩一進門到現在，小費三、五千的這麼給，最少也有兩萬塊了。」

兩萬塊？在這種地方一晚付了上萬元小費，這女孩不正常吧！又不是到了星期五餐廳。

「小慧、阿鍾、還有剛剛那個喬，反正拿到她小費的全樂昏頭了。」他笑著搖頭，「還有，她桌上那瓶 CANUS 也差不多要見底了。」

「整整一瓶？」他訝異的問。

「整整一瓶。」東尼肯定的點頭。「客人我見多了，不過，像她這種的，倒是頭一遭。」

「只是藉酒澆愁罷了，女人酒量有時不比男人差。」不論東尼如何形容那女孩的與眾不

同，還是引不起他的興趣。「沒什麼大不了的。」

「所以我才讓你過去。」他若有所思的笑笑。「她那模樣、再加上一身行頭……」

「行頭？」他忍不住插話。

「或許有人以為她披披掛掛的首飾，可能只是不值錢的裝飾品；誰敢在三更半夜出門，把家當全往身上戴？這不擺明教人來搶？」

「你是說，那些行頭全是貨真價實？」

東尼點點頭。

「說不定光一隻手指上的鑽戒，就值好幾百萬囉！」他消遣東尼，「你估計過她的身價沒？五百萬、一千萬、還是無價之寶？」

「或許哦！可能性很高。」東尼仍一本正經的分析。

「那她是何方神聖？摩洛哥王妃？阿拉伯公主？」他還是取笑他。

就在同時，耳邊傳來一聲略帶興奮的叫喊：「三桌再來一瓶 CAMUS！」

又一瓶？！

東尼想也沒想的捉來那位服務生。

「她已經喝光了一瓶，還能再喝嗎？」他訓斥道：「又拿人家小費是嗎？你們真是……」

「她硬嚷著要嘛！」服務生理直氣壯的盯著東尼；哪有這種老闆？賺錢還嫌多的？管她

去喝個八瓶、十瓶也沒他的事。

「算了，算了，你去忙吧！我會處理。」他不耐煩的揮他走。「禹恆，去勸勸她。」

「怎麼？怕她發酒瘋掀桌子？」他盯著東尼胖得已經有雙下巴的臉低笑。

「現在只要用一根手指頭就能推倒她，還掀桌子！」他是真擔心那女孩。雖然他開店做生意，而且進出的客人這麼多，不管怎樣，他不希望有人在他店裏出事。「也不知道她爲什麼指定找你，難道看上你？」

「我真幸運啊！」他用力推東尼一把。「馬上要當石油大王了。」

「禹恆……你去一下就好……」剛剛那位服務生又折回來，看也不敢看他的直盯地上，結結巴巴的說：「她又……又叫我催你去。」

「還是找那個唱歌的人？」他雖歎氣搖頭，卻一邊放下長腿，離開了吧台的高腳椅。「東尼，待會兒她拿酒瓶砸我頭時，記得快打一一九。」

「放心，你這麼高，打不到頭的。」他開玩笑的說：「倒是注意你那張迷死女人的臉才好。」

他將雙手放入牛仔褲口袋裏，懶洋洋的走向三桌。每一經過坐有女客的位置，他總能感受到背後那些指指點點，雖然細微、雖然不敢讓他發現；或許是女孩子固有的矜持吧！大大方方的公然討論一個男孩，怎麼可以？更何況，這男孩看來還驕做得很呢！

他站在三桌旁，右側有一根大圓柱擋到了半邊燈光，因此，三桌的周圍就特別暗。這女



孩頭垂得低低的，滑下肩膀的長髮遮蓋著她的臉。

他站過去一點，已整個人站在她面前了，但她卻仍然動也不動的維持相同的姿勢，絲毫沒發現四周的任何異樣。

他忍不住蹙緊雙眉。這女孩怎麼搞的？付了那麼多小費找他過來，自己卻睡著了，捉弄人嗎？他決定只叫她一次，之後就轉身離開。

「妳找我什麼事？」他拍一下她的肩膀，暗自驚訝這女孩的單薄。他接觸到她裸露的肌膚，冰冷卻細膩。「假如妳想休息，那我不打擾了……」

在他拍她時，她便迅速的猛然抬頭，像反射動作。

反倒是禹恆呆怔一下，說的話也就此打住。是這女孩？東尼說酗酒的是這女孩？她到底是個怎樣的女孩？她臉上畫著濃豔的粉彩，身上穿的是低胸緊身衣。是光線？是氣氛？還是第六感？他只覺得那張過分人工、僵硬的面具令他很不舒服。面具？！他怎會想到「面具」這兩個字？難道他以爲這女孩還有第二張臉孔？

荒謬，他們才第一次見面；況且，二、三十歲的女孩，有誰不化妝？這很平常的啊！還有她耳上、項上、手上，那一大堆令人驚羨又迷惑的首飾；一顆顆分明、奪目的寶石，肆無忌憚的散發它傲人的光芒；那閃爍、那亮麗，似乎不斷在向世人顯示她的高人一等；沒來由的，他竟升起一股莫名的怒意。

「聽說妳找我，什麼事？」他粗聲粗氣的問，不太禮貌的樣子。